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陳文卷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後主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長子。天嘉三年，爲安成王世子。太建元年，立爲皇太子。十四年正月，卽位。改元二，至德、禎明。在位七年，滅于隋。仁壽四年，薨于洛陽，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有集三十九卷。

棗賦

芳園列幹，森梢繁羅。蕊餘莖少，葉暗枝多。復有奇樹，風開臨月。入夜影來，未若丹心。美實絳質，嘉枝重針。共暗枝瓠，同瑰。此二句淵蓋頓通作齊水華浮，鄒彩垂，雞心日映。羊角風吹，蓋取梁簡文詩：蒲綴羞金盤于冰水，薦玉案于深杯。此歡心之未已，方夢腸而屢迴。
初學記二十七：徐守銘本有此賦，宋本無。

夜亭度雁賦

春望山檻石暖苔生雲隨竹動月共水明暫清搖于夕徑聽霜鴻
之度聲度聲已悽切猶含關塞鳴從風兮前倡融帶暗兮後羣驚
帛久兮書字滅蘆東兮斷銜輕行雜響時亂響雜行時散已定空
闌愁還長倡樓歎空闌倡樓本寂寂況此寒夜寒珠帳心悲調管
曲未成手撫弦聊一彈一彈管且陳歌翻使怨情多初學記
報尚書八座奏治始興王叔陵罪制太建十四年正月乙卯

凶逆梟獍反噬宮闈賴宗廟之靈時從釋滅撫情語事酸憤兼懷

朝議有章宜從所奏也

陳書始興王叔陵傳

卽位大赦詔太建十四年正月丁巳

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號擗踊無所迫及朕已哀榮嗣
膺寶祚若涉巨川固知攸濟方賴羣公用匡寡薄思播遺德覃被
億兆凡厥遐邇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在位文武及孝弟力田爲
父後者並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帛二匹

陳書後

主紀

許新安王伯固曰庶人禮葬詔

伯固同茲悖逆殞身途路今依外議意猶弗忍可特許曰庶人禮

葬陳書新安王伯固傳

又詔

伯固隨同巨逆自絕于天俾無遺育抑有恆典但童孺靡識兼預
葭草實之甸人良曰惻憫及伯固所生王氏可竝特宥爲庶人同

課農詔 太建十四年三月辛亥

躬推爲勸義顯前經力農見賞事昭往誥斯乃國儲是資民命攸
屬豐儉隆替靡不由之夫入賦自古輸粟惟舊沃饒貴于十金磽
礪至于三易腴瘠既異盈縮不同詐僞日興簿書歲改稻田使者
著自西京不實峻刑聞諸東漢老農懼于祇應俗吏困而侮文輟
耒成羣游手爲伍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陽和在節膏澤潤下宜

展春橋。已望秋坻。其有新開。膝賦進壘。蒿萊廣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業久廢。咸許占作。公田荒縱。亦隨肆勤。儻良守教。耕涓民載酒。有茲督課。議曰賞擢。外可爲格。班下稱朕意焉。陳書後主紀

求賢詔

太建十四年三月癸亥

夫體國經野。長世字氓。雖因革儻殊。弛張或異。至于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道和羹。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由此術。朕曰寡薄。嗣膺景祚。雖哀疚在躬。情慮惛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務殷。無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濟。所曰登顯。髦彥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卜。五就莫來。五能不至。是用甲旦。疑慮景夜。損懷豈曰。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內外眾官。九品已上。可各薦一人。曰會棄征之旨。且取備實。難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仗氣橫壓。當時著實。戲曰自憐。草客嘲曰。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銅

馳曰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

陳書後主紀

求言詔

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寓雖德稱汪濊明能晉燭猶復紆己乞言降情訪道高容岳牧下聽與臺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悔吝朕纂承不緒思隆大業常懼九重已遠四聰未廣欲聽昌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之辭儻聞于在位腹誹之意或隱于具僚非所已弘理至公緝熙帝載者也內外卿士文武眾司若有智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辯禁網之疏密者各進忠讜無所隱諱朕將虛己聽受擇善而行庶深鑒物情匡我王度

陳書後主紀

禁繁費詔

太建十四年四月庚子

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衷實宜防斷應鑄金銀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疏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憎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

律民間淫祀祇書諸珍怪事詳爲條制竝皆禁絕

陳書後注紀

發遣北邊質任詔

太建十四年四月癸卯

中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竝輸罄誠款分遣親戚臣爲質任今舊土淪陷復成異域南北阻遠未得會同念其分乖殊有愛戀夷狄吾民斯事一也何獨讒禁使彼離析外可卽檢任子館及東館并帶保任在外者竝賜衣糧頒之酒食遂其鄉路所之阻遠使發遣船仗衛送必令安達若已預仕宦及別有事義不欲去者亦隨其意

陳書後注紀

改元大赦詔

至德元年正月壬寅

朕曰寡薄嗣守鴻基哀惻切慮疹恙纏織訓俗少方臨下靡算懼甚踐冰懷同馭朽而四氣易流三光造至纓紱列陛玉帛充庭具物匪新節序疑舊緬思前德永慕昔辰對軒闥而哽心願宸筵而慄氣思所已迎遵遺構俯勵薄躬陶鑄九流休息百姓用弘寬簡

取叶陽和可大赦天下改太建十五年爲至德元年

陳書後主紀

追封吳明徹詔

至德元年

李陵矢竭不免請降于禁水漲猶且生獲固知用兵上術世罕其人故侍中司空南平郡公明徹爰初躡足乞唐元戎百戰百勝之奇決機決死之勇斯亦侔于古焉及拓定淮肥長驅彭汴覆勦寇如舉毛埽銳師同沃雪風威懾于異俗功效著于同文方欲息駕陰山解鞍瀚海旣而師出已老數亦終奇不就結纓之功無辭入褚之屈望封嶠之爲易冀平翟之非難雖志在屈伸而奄中霜露埋恨絕域甚可嗟傷斯事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洒濯獨此孤魂未霑寬惠遂使爵土湮沒饗醎無主棄瑕錄用宜在茲辰可追封邵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其息惠覺爲嗣

陳書吳明徹傳

追封程文季詔

至德元年

故散騎常侍前重安縣開國公文季纂承門緒克荷家聲早歲出

軍雖非元帥，啟行爲最。致果有聞，而覆喪車徒，允從黜削。但靈洗之立功，扞禦久而見思。文季之埋魂異域，有足可憫。言念勞舊，傷茲廢絕。宜存廟食，無使餒而可降。封重安縣侯，邑一千戶。陳書程靈洗附傳

贈諡徐陵詔 至德元年十月

慎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文曰詞宗，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臥疾，方期克壯，奄然殞逝，震悼于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祿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諡曰章。陳書徐陵傳

詔答姚察

至德初

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徇情禮，未磨刀筆，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茲抑奪，不得致辭也。陳書姚察傳

原除望訂租調積逋詔

至德二年十月己酉

耕鑿自足乃曰瀆風貢賦之興其來尚矣蓋由庚亟務不獲已而行焉但法令滋章姦盜多有俗尚澆詐政鮮惟良朕日旰夜分矜一物之失所泣辜罪己愧三千之未措望訂初下使疆蔭兼出如聞貧富均起軍弱重弊斯豈振窮扇暘之意歟是乃下吏箕歛之苛也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太建十四年望訂租調逋未入者並悉原除在事百僚辨斷庶務必去取平允無得便公害民爲

己聲績妨紊政道

陳書後主紀

改築孔子廟詔

至德三年十一月己未

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竝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興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濯微靈寢忘慮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閱筭開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

典改築舊廡，蕙房桂棟，咸使惟新，芳紫潔潔。已時饗奠。

陳書後主紀案後

主紀有至德四年正月舉士部莪文類聚五十二初學記二十百爲江總撰故此不錄

大赦詔

至德四年十一月己卯

惟刑止暴，惟德成物。三才是資，百王不改。而世無抵角，時鮮犯鱗。渭橋驚馬，弗聞廷爭。桃林逸牛，未見其旨。雖黜悍輕侮，理從鉗鈇。蠢惡杜默，宜肆矜弘。政乏良哉，明慙則哲。求諸刑措，安可得乎。是用屬寤寐，已軫懷負。黼辰而於邑，復茲合璧輪缺。連珠絳外，黃鍾獻呂。和氣始萌，玄冥告終。履長在御，因時宥過。抑乃斯得，可大赦天下。

陳書後主紀

贈諡司馬申詔

至德四年

慎終追遠，飲若舊則。闔棺定諡，抑乃前典。故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文始縣開國伯中忠肅在公，清正立己，治繁處約，投軀殉義，朕任寄情深，方康庶績，奄然化往，傷惻于懷。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

爲疾增邑五百戶。詔曰：中給朝服一具，衣一襲，剋日舉哀喪事所

須，隨由資給。

陳書司馬申博

改元大赦詔

禎明元年正月戊寅

柏皇大庭，鼓清和于曩日。姬王厥后，被澆風于末載。刑書已備，善化匪融。禮義旣乖，姦宄斯作。何其淳朴不反，浮華競扇者歟！朕居
中御物，納隍在隄。頻恢天網，屢絕三邊。元元黔庶，終罹五辟。蓋乃
康哉寬薄，抑焉法令。滋章是用，當宁弗怡。矜此向隅之意，今三元
具序，萬國朝辰。靈芝獻于始陽，膏露凝于聿歲。從春施令，仰乾布
德。思與九有，惟新七政。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五年爲禎明元年。
書

後主

紀

訊獄詔 禎明二年十一月丁卯

夫議獄緩刑，皇王之所垂範。勝殘去殺，仁人之所用心。自畫冠旣
息，刻吏斯起。法令滋章，手足無措。朕君臨區宇，屬當澆末。輕重之

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興言多愧。眷茲徃在，有軫哀矜。可克日于

大政殿訊獄。

陳書後主紀

聞隋軍至，下詔。

陳那三年正月庚辰

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蠶蠶有毒，宜時埽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

表，內外竝可戒嚴。

南史十采石成主徐子建至告變乃下詔

手敕姚察

卿廉瘠如此，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爲佳也。

陳書姚察傳

敕施文慶

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

南史七十四謝貞傳

敕迎釋智顛

至德三年正月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爲獎。都下法事恆興，希相助

引聞。今遣宣傳，左右趙君卿迎接，進能卽出也。

釋藏起字一號，國清百錄一

第二敕

得使人趙君卿啟并省來荅表志存林野兼有疾病願停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二嚴整高潔乃幽人之節佛法示現未必如此且京師甚有醫藥在疾彌是所宜故遣前主書朱宙迎接想便相隨出都唯遲法流不滯會言在近上

第三敕

前雖遣兩使殊未委悉意存三寶故有相迎今復遣龍宮寺道昇竝令面陳一二也上

敕東揚州刺史永陽王

聞王在州迎顛禪師大弘法事甚會朕心今迎出都王宜敦諭申朕意也上

敕書迎候智顛

近得永陽王啟知禪師遂能屈德隨朕使出都甚有欣遲當稍次

近路涉險道，殊足爲勞。今遣敕左右黃吉寶迎候，但未知欲安止何寺。想示使人仍令前還，卽勒所由料理房舍也。遲近會言，此未委悉。三月二十四日。

同上

敕治光宅寺

光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敕繕量，隨由就功。一一羅闕

取來意

同上

敕報謝貞

至德三年

省啟具懷，雖知哀懇在疚，而官俟得，未禮有權。奮可便力疾還府也。

陳書謝貞傳

敕蒼江總

姚察非惟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

陳書姚察傳

書合江總等爲察爲吏部尚書

敕蒼

授江總尚書令冊文

於戲夫文昌政本司會治經韋彪謂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況其
五曹斯綜百揆是諧同冢宰之司專臺閣之任惟爾道業標峻宇
量弘深勝範清規風流曰爲準的辭宗學府衣冠曰爲領袖故能
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座儀彤載遠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
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不慎歟

陳書江總傳
初學記十一

宣旨誡諭姚察

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爲憂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
所不許宜微自遣割曰存禮制憂懷既深故有此及

陳書姚
察傳

與江總書悼陸瑜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
自曰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
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
吾識覽雖局未曾曰言議假人至于片善小木特用嗟賞況復洪

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
成誦一覽一貶一敘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
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己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
用談笑娛情琴樽閒作雅篇豔什迭互聳起每清風明月美景良
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濛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
又聆秋雁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閒已嘲詈俱怡
耳目竝畱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
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滋絕絃投筆恆有酸恨
目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陳書陸瑜傳瑜卒太子
親製祭文遣使者弔祭

仍與詹事
江總書

揚都興皇寺釋法朗墓銘

洪源遠采傳芳復蕙君子哲人英芬是繼朱旄旣杖青組仍曳紉
虎戎釁貳貌狄制功可冠軍業非出世揖彼聲色超此津濟津濟

伊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樓夜過航斯苦澗此愛河若非智
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慧日舒光既催衝櫓自開金湯夢齊鼓說
應異鐘霜識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棲遁度脫難竟化緣已矣乃
宅丘窅智炬寂滅頽廢窳窳窳窳空岑搖落寒侵弦餘月暗霧下
松深香滅窮壘旛橫宿林切切管清遙遙鼓聲野煙四合孤禽一
鳴風悽咽斷流急寒生神之浮土形沈終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
城高

何傳
題江總所撰孫瑒墓誌銘後四十字

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
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陳書孫
瑒傳

武宣章后

后諱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爲章氏所養因冒姓章武帝
先娶錢氏女早卒娉爲繼室梁紹泰中拜長城縣夫人永定元

年立爲皇后文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宮曰慈訓廢帝卽位尊爲
太皇太后宣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太建三年崩年六十五諡曰
宣太后

臨川王入纂令

昊天不弔上玄降禍大行皇帝奄捐萬國率土哀號普天如喪窮
酷煩冤無所迫及諸孤藐爾反國無期須立長主已靈寓縣侍中
安東將軍臨川王椿體自景皇屬惟猶子建殊功于牧野敷盛業
于戲黎納釐時敘之辰負辰乘機之日竝佐時雍是同草創祧祔
所繫遐邇宅心宜奉大宗嗣膺寶錄使七廟有奉兆民寧晏未亡
人假延餘息嬰此百罹尋繹纏絲興言感絕

陳書文帝紀永定三年六月高祖崩遣詔

徵世祖入纂甲寅至自南
皖人居中書省皇后令

廢少主爲臨海王呂安成王入纂令

中軍儀同鎮北儀同鎮右將軍護軍將軍八座卿士昔梁運季末

海內沸騰，天下蒼生，殆無遺噍。高祖武皇帝撥亂反正，膺圖御錄，重懸三象，還補二儀。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光宣寶業，惠養中國，綏遠外荒。竝戰戰兢兢，劬勞締構，庶幾鼎運。方隆殷夏，伯宗昔在儲宮，本無令聞。及居崇極，遂聘凶淫，居處諒闇，固不哀賊，熒嬖非角，就館相仍，豈但依車所納。是譏宗正，衰經生子，得謂右師。七百之祚，何憑三千之罪，爲大且費，引金帛令充椒闥，內府中藏軍備，國儲未盈基稔，皆已空竭。大傳親承顧託，鎮守宮闈，遺詔綢繆，義深垣屏，而橫塗未御，翌日無淹，仍遣劉師知殷不佞等，顯言排斥韓子高，小豎輕佻，推心委仗，陰謀禍亂，決起蕭牆，元相雖持，但除君側。又曰余孝頃密邇京師，便相徵召，映隱之咎，凶徒自擒，宗社之靈，祇氛是滅。于是密詔華皎，稱兵上流，國祚憂惶，幾移醜類。乃至要招遠近，叶力巴湘，支黨縱橫，寇擾黔黎，又別敕歐陽紇等攻逼衡州，嶺表紛紜，殊淹弦望，豈止罪浮于昌邑，非唯聲醜于太和。

但賊豎皆亡，祿徒已散，日望懲改，猶加淹抑，而悖禮忘德，情性不
悛，樂禍思亂，昏慝無已。張安國、葛爾、凶狡窮爲小盜，仍遣使人蔣
裕鈞出上京，卽置行臺分選，凶黨賊狡妻呂春徒爲戮，納自奚宮，
藏諸永巷，使其結引親舊，規圖戕禍。盪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
遊府朝唱，已深利謀，與肘腋適又盪主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
通，兵力殊強，指期挺亂。皇家有慶，麻敷遐長，天誘其衷，同然開發。
此諸文迹，今已相示，是而可忍，誰則不容。祖宗基業，將懼傾覆，豈
可復肅恭禋祀，臨御兆民，式稽故實，宜在流放。今可特降爲臨海
郡王，送還藩邸。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齊聖廣深，二后鍾心，三靈
佇眷，自前朝不念，任總邦家，威惠相宣，刑禮兼設，指揮嘯咤，湘鄣
廓清，闢地開疆，荆益風靡，若太戊之承殷，麻中，都之奉漢，家校已
功名，曾何勞勳，且地彰靈，靈天表長，彗布新除，舊禎祥威，顯文皇
知子之鑒，事甚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中，冀志崇立賢。

君方固宗祧載貞辰象中外宜依舊典奉迎輿駕未亡人不幸屬此殷變不有崇替容危社稷何日拜祠高寢歸附武園攬筆潸然

兼懷悲慶

陳書廢帝紀

黜始興王伯茂令

伯茂輕薄爰自弱齡率負嚴訓彌肆凶狡常曰次居介弟宜秉國權不涯年德逾逞狂躁圖為禍亂扇動宮闈要招巖險觐望臺閣嗣君喪道由此亂階是諸凶德咸作謀主允宜罄彼司甸刑斯刷人言念皇支尚懷悲懣可特降為溫麻侯宜加禁止別遣就第不意如此言增泣歎

陳書始興王伯茂傳皇太后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其曰又下令

遺令

喪事所須並從儉約諸有饋奠不得用牲牢

陳書宣皇后章氏傳

後主沈后

后諱婺華吳興武康人儀同沈君理女太建三年納為皇太子

妃後主卽位立爲皇后陳亡入隋大業末過江于毗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有集十卷

與釋智顛手書

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庶積

熏修菩提眷屬謹和南

釋藏起字一號
國清百錄一

始興王叔陵

叔陵字子嵩宣帝第二子天嘉三年封康樂縣侯太建元年封始興王爲都督江州刺史遷督揚州又遷督揚州母憂服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宣帝崩從後主在喪次行逆伏誅

齋書召何之元

孔璋無罪左車見用

陳書何之元傳叔陵遣功曹史極成
勳書召之元又見南史何之元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會同傳事穆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陳文卷四終

全陳文卷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周弘正

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梁太子詹事捨兄子

南史作弟子

天監中

補國子生除太學博士歷晉安王丹陽尹主簿建業曲阿安吉令普通中爲司義侍郎直壽光省中大通中遷國子博士侯景已爲太常元帝承制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遷左民尙書加散騎常侍江陵陷敬帝已爲太尉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太平初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尙書陳受禪授太子詹事文帝卽位遷侍中國子祭酒授金紫光祿大夫領慈訓太僕廢帝卽位領都官尙書授太傅長史加明威將軍宣帝卽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進尙書右僕射太建六年卒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諡曰簡有周易義疏十六卷孝經私記二

卷莊子內篇講疏八卷集二十卷

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義表

藝文類聚
題如此

臣聞易稱立象已盡意繫辭已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
目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
桎梏絕韋編于漆宇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于赤水伏惟陛下
日萬機匪勞神于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于天真聖智無已隱其
幾深明神無已淪其不測至若文畫之包于六經文辭之窮于兩
繫名儒劇談已歷載鴻生抵掌已終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
其疾自制旨降談藝文類聚有
象絲二字裁成易道析至微于秋毫渙冒冰
于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誦說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藎
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尙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
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二百一十二人于乾坤二繫象爻
未啟伏願聽覽之間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

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懼冰道于堯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
天尊不閒、而冒陳請、冰谷冥懷、罔識攸厝、陳書周弘正傳弘正、
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

條又請釋乾坤二繫又
見藝文類聚五十五

測獄刻數議

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
目、然後更集得、陳書沈洙傳、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曉、
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剛定律、冷呂舊法測、
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曰爲新制、
過輕、請集會、尙書省詳議、都官尙書周弘正云云、

凡小大之獄、必應曰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考掠、
已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瞞鼓、
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曰重械之下、危墜之上、無人不
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于事爲衷、若謂小促
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憊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
疆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焚、身無完膚、戴就熏

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盜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臬著制于事爲允

陳書沈湊傳又南史七十一

奏記晉安王

竊聞搗謙之象起于羲軒文畫揖讓之源生于堯舜禪受其來尙矣可得而詳焉夫曰廟堂汾水殊途而同歸稷契巢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爲元首處者謂之外臣莫不內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蓋萬代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寢已陵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揚其波謙讓之道廢多歷年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今也其時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聰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歸仁是曰皇上發德音下明詔曰大王爲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啟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爲大王道哉意者願聞殿下抗

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呂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能？使無爲之化，復興于遂古，讓王之道，不墜于來葉，豈不盛歟！豈不盛歟！弘正陋學書生，義慙稽古，家自汝潁，世傳忠烈。先人使曹掾燕抗辭，九諫高節，萬乘正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于聽覽，縱復委身烹鼎之下，絕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陳書周弘正傳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曰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乃奏記

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啟

昔琉璃見重，雲母稱珍，雖盡華麗，有傷真樸，豈若三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臥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蘇文類聚六十九

謝梁元帝賚玉門棗啟

安期舊美安息高名臣金馬之榮未獲趨奉方朔之賜遽降洪恩

藝文類聚
八十七

謝敕賚烏紗帽等啟

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望之恩方貽匪服之誥

藝文類聚
六十七

謝東宮賜縠袍啟

或儔名麗解等質輕霧或色華少海用寶叢臺或粲彼三英縫茲五絨品頒歲襲綠奪春耕蒿席可充縵袍易足

藝文類聚
六十七

謝敕賚紫鮮啟

珍韜江浦味越名川昔聞八駿東征上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菜豈如兩階千舞四方來格臨朝拱默任土爭貢

藝文類聚
七十一

周弘讓

弘讓弘正弟始仕不得志隱向曲之茅山頻徵不出侯景借號
呂爲中書侍郎承聖初授國子博士進仁威將軍陳受禪爲太
常卿天嘉初坐事呂白衣領太常進金紫光祿大夫有集九卷
後集十二卷

山蘭賦

爰有奇特之草產于空崖之地仰鳥路而裁通視行踪而莫至挺
自然之高介豈眾情之服媚靈紉結之可求兆延佇之能泊稟造
化之均育與卉木而齊致人坦道而銷聲屏山幽而靜異獨見識
于琴臺竊逢知于綺季

藝文類聚
八十一

奏宋齊故事

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
增益皇帝入壇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
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眾官竝出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

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

明中改奏昭夏。

隋書音樂志：上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

答王褒書

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

家兄至自鎬京，致書

藝文類聚：致來書。

于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

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煥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

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

東區，雖保周陵。

藝文類聚：作周陵。

還依蔣徑，三姜離析。

藝文類聚：作三荆離析。

二仲

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恆為采

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情商

藝文類聚。

作情。

妙曲，弦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

覆，波瀾。吾已惕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

胸臆。且當

藝文類聚：作正當。

視陰，數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

能遠悲次房游魂不返遠口口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

保期願享

藏文類聚享下有壽考二字

黃髮猶冀蒼雁楨鯉時傳尺素清風明

月俱寄相思

藏文類聚明作副俱作但

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搦管操觚聲淚俱

咽

周書王褒傳藏文類聚二十

與徐陵書薦方圓

吾荷朝恩得安巨壑身名兩泰夫復奚言但願沐浴堯風遨遊舜日安服飽食已送餘齒然性靈未能灰弭其閒復須友生言晤後來英俊竝出方爲時生林谷之中鮮逢退逸唯趙郡方圓核遲天目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就優敏中歲暫遊宛洛蒙弟識異其人方儲之增衣冠未絕雅奉閑逸得性丘林與吾朋遊積有年歲今復同在巖壑畢志風雲琴案清商詩題空谷比幽貞道缺考盤絕詠賞五履二兩爰無閒方今公旦作輔億兆攸賴激會懲競儻自圓起弟已搜揚佐世水鏡求賢脫能登此仄陋論言是

屬翹弓遠賁則山谷咸勸足令廉風復振懦夫能立豈不弘哉圓
若蒙此旌招未必不鑿塚而達于廊廟之用脫不能賁然來思而
于退讓之道于斯爲賁恐弟未究東川人士聊復起予今言吾家
上宰之賁無已微裨萬一此舉脫復入聽少得不負夙心周弘讓
白文苑英華六
百七十七

周弘直

弘直字幼方弘正第四弟任梁爲太學博士遷西中郎湘東王
外兵記室參軍入爲尚書儀曹郎湘東王鎮江荆二州累除諮
議參軍帶柴桑當陽二縣令臺城陷承制授假節英果將軍世
子長史尋除智武將軍衡陽內史遷貞毅將軍平南長史長沙
內史行湘州事封湘滋縣侯歷邵陵零陵太守雲麾將軍昌州
刺史從王琳舉義琳敗降陳天嘉中歷國子博士廬陵王長史
尚書左丞領羽林監中散大夫祕書監掌國史遷太常卿金紫

光祿大夫致仕，太建七年卒，年七十六。

遺疏救其家

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啟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敝已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麝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

陳書周弘直傳

何之元

之元，廬江滂人。梁尚書令敬容疏族。天監末，爲臨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轉主簿。普通中，丹陽尹袁昂辟爲五官掾。總戶曹事，尋除信義令。大同中，爲武陵王益州刑獄參軍。侯景之亂，武陵王承制，授南梁州長史。北巴西太守未行，已諫東下，被囚。及江

陵陷王琳召爲記室參軍隨府進司空諮議參軍永嘉王建號
除中書侍郎使齊還而永嘉敗齊主已爲揚州別駕及陳克壽
陽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召爲中衛功曹參軍尋遷諮議隨府
之揚州及叔陵誅遂不仕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
三年卒年九十餘有梁典三十卷

梁典序

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
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
乃尚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曰典之爲
義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
所撰名之曰志總其三國分路揚鑿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
典旣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作稱爲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
同已前區寓盛晏太清已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

此一書分爲六意。曰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
曰前如干卷爲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于弊俗。知風教之賊否。識
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引斯政術。四紀之內。實云殷阜。今曰如干
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恆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曰如干卷
爲敎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
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
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勳有屬。今曰如干卷爲世祖。至于四海。因
廟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曰禪陳。今曰如干卷爲敬帝。驃騎王
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曰如干卷爲後嗣主。至
在太宗。雖加美諡。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曰拘于賊景。故也。承
聖紀。麻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
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詮敘。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
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實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

而易尋也。若夫檢狃孔熾，變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爲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混。今已未分之前，爲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所已相分別也。重已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閒損益，頗有凡例。陳書何之元傳

梁典總論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氳萬古。攷其寬猛，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已曩求今，工拙可見。齊季昏虐，政由羣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舉荆雍之師，興易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嚮應。取鄢郢若拉枯，定金陵如沃雪。黃越旣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讟。樂推口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職務殷。負屨君臨，勤于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已茲業之美，莫已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舉洙泗之餘教，針其膏肓。采周

孔之遺文正其魚魯于是廣開庠序敦勸後生親自觀試策其優劣由近及遠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于斯爲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爲得也敢曰狂瞽請究其說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其茂長前爲深廣是曰擇沃壤曰置王畿國都園于六鄉封域號于千里其外則布之曰五等列之曰萬國分疆畫野立樹黨閭境隴曰懷其仁桑梓曰安其俗諸侯守境土曰事于上天子執賞罰曰臨于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嚮于內朝九牧佐于外政聞之曰賢戚參之曰懿親弘仁義于區中被禮樂于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爾乃覲覲之心絕兵戈聲息疑當作兵戈之聲息刑辟靡用獄訟罔興然後龜龍遊於池沼鸞鳳棲于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于上民亂于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顛而必扶數百年內方至于滅周道既沒斯風漸喪洎于後代其弊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蒞民之長守次

更爲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于道塗，爲君者甚多，爲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義薄，狡惡之萌興，下上遞憎，甚于仇敵。百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徵求，損棄舊卿，奔亡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于是倉庫旣空，賦斂更重，天示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命，轟然土崩，數十年閒，還爲黎庶。高祖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甚，滑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竝爲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攜帶妻累，隨逐東西，與藩鎮共侵漁，助守宰爲蝥賊。收縛無罪，逼迫善人，民蓋疑作盡流離，邑皆荒毀。由是劫抄蜂起，盜竊羣行，陵犯公私，經年累月，抵父者比室，陷辟者接門，膏災亟降，囹圄隨滿，夕散朝聚，有若市廛，加已朝霧內叢，而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湊，人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于親覽，忘彼責成，就此而言。

大失有二。習守膠之弊，棄史張之善。屈子投江，盛論其痛。賈生慟哭，豈喻斯悲。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淹時代。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亡。至于宋齊疆場，侵蹙高祖。躡斯頽邈，有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訖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吳，前爲其政，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失差，再舉而霸中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卮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天時者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寇王城，驛我入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里靡沸，四方瓦解。社稷淪胥，龜玉毀廢。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太宗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爲賊所殺，至平文章妖豔，隳墜風典。誦于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

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技，非關治忽，壯士不爲人君焉用。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爲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著龜之妙，明筆法于馬室，不愧鄭玄。辨雲物于魯臺，無慚梓慎。至于帷籌將略，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紂地維之已絕，扶天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鯨鯢旣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旋駕東都。禋祀宗祏，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口宇文之和通。已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夷虜乘釁，再覆皇基。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至于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貞陽曰秀，枝外入。濫尸非次，陳武興勤王之師。至正當口璧之后，驅斥潛王。誅鉅亂臣，國亡重康。孫倫復敘，旣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火行告謝，蹕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顛運。于是囑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鬪，水濱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

士若乃養弘興周而速咎，王承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已禹湯與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茲梁室，有異于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于禍亂；世祖復讎雪恥，翻手命于寇讎。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于有德。之元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軌，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但梁室極促，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略不盡舉。未獲旋反，更窮搜訪，採其聞見，撮其眾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英華七百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廣南王統漢校刊

全陳文卷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陵

陵字孝穆東海鄒人梁太子左衛率掾子晉通中爲晉安王竈
蠻參軍中大通中選充東宮學士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
免起爲南平王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尋遷湘東王鎮西記室
參軍太清中使魏拘留不遣後從貞陽侯淵明還爲尚書吏部
郎紹泰中遷尚書左丞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陳受禪加散
騎常侍天嘉中歷太府卿五兵尚書御史中丞天康中遷吏部
尚書宣帝卽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除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
加侍中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除領軍將軍加羽右將軍
太子詹事遷右光祿大夫安右將軍丹陽尹進中書監後主卽
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贈鎮右將

軍特進諡曰章有集三十卷

鴛鴦賦

飛飛兮海濱，去去兮迎春。炎皇之季女，織素之佳人。未若宋王之
小史，含情而死。憶少婦之生離，恨新婚之無子。既交頸于千年，亦
相隨于萬里。山雞映水，那自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合
曾無勝比翼。兩鴛鴦，觀其唼浮沈，輕軀滌澗，拂荇戲而波散。排
荷翻而水落，特訝鴛鴦鳥。長情真可念，許處勝人多。何時肯相厭，
聞道鴛鴦一鳥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見臨邛卓家女，祇爲琴中

作許聲

藝文類聚
九十二

進封陳司空爲長城公詔

紹泰二年七月丙子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
城縣開國侯諱志懷，寅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曩者。率
五嶺之強兵，誅四海之讎敵。固巨勳功，舞鼎書勳太常，克定京師。

勤勞自重，白鎮撫粉榆，永靈豐沛，東涼既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
氣雄天下，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討于秦嶺，敦脩于與睦，叶
謀上相，爰納朕躬，思所已微，蒼忠勳，用申朝典，可進爵爲長城縣
公。並文類聚
五十一

封陳公詔 太平元年九月辛丑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氳，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賢哲之后，牧伯
征于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國，又有一匡九合，渠門之賜，已
隆，戮帶圍溫，行宮之寵，斯茂，時危所已，貞固運泰，所已，光熙，斯乃
千載同風，百王不刊之道也，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迺聖迺神，固
天生德，康濟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踰滄海，大極交越，皇運
不迭，書契未聞，中國其亡，兵凶總至，哀哀雉類，譬彼窮牢，悠悠上
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輔應期，救此將崩，援茲已溺，乘舟履登，
架險浮深，經略中途，畢戮羣醜，洎乎石頭姑熟，流髓履腸，一朝指

搗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勅警。夷三靈之巨慝。堯台禹佐，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非云擬。重之呂屯，剝餘象。荆楚大崩，天地無心。乘輿委御，五湖荐食。競謀諸夏，八方碁跣。莫有匡救，疆臣致命。黜我沖人，顧影于荼孺之魂。甘心于甯卿之辱。御案下髻，求哀之路。莫從竊鉄，逃責容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屏蒙，再膺天祿。斯又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焉。加已仗茲忠義，屠彼祆逆。震部夷氛，稽山罷禮。番禺蠶澤，北鄙西郊。殲厥凶徒，罄無遺種。斯則兆民之命，脩短所繫。率土之基，興亡是賴。于是刑禮兼訓，沿革有章。中外咸孚，遐邇盪一。用能使陽光合魄，曜象呈輝。棲閣遊庭，抱仁含信。宏勳該于厚地，大道格于玄天。義農炎昊，已來卷領垂衣之世。聖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備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陰陽，蕭曹不讓。未有功高于禹，懸而賞薄于伊。周凡厥人，祇固懷延佇。實由公謙，搗自牧降損爲懷。嘉數遲回，永

言增歎豈可申茲雅尚。夙廢朝獻宜戒司勳。敬升鴻典且重華大
聖。媿訥惟賢盛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復。是呂殷嘉。嘉嘉甫繼后
稷之官。堯命羲和纂重黎之位。況其木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
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
絲緌綬。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陳書武帝紀上

禪位陳王詔

太平二年十月辛未

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
宇。大庇黔首。闡揚洪烈。革晦呂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此由則。
梁德溷微。禍難荐發。太清云始。用困長蛇。承聖之年。又罹封豕。爰
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改。陳書作亟沈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
墜。我皇之祚。眇若綴旒。陳書作我武元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
陳王。有縱自天。降神惟嶽。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拯社稷之橫流。提
億兆之塗炭。東誅叛逆。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

重紀絕禮，儒館聿脩。戎亭虛候，雖大功在。舜盛績維禹，巍巍蕩蕩。

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故

陳書作效珍川陸，表瑞煙雲。玉露陳書作醴泉，旦夕凝涌。嘉禾瑞

草，孳植郊甸。道昭于悠代，勳格于皇穹。明叨上天，光華日月。革故

著于玄象，代德彰于讖圖。獄訟有違，謳謔爰適。天之厯數，實有攸

在。朕雖庸藐，闡于古昔。永稽崇替，爲日已久。敢忘烈代之遺典，人

祇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于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案書

紀陳書武帝紀上案今本有陳武帝卽位

詔見陳書未定是徐陵作宜編入武帝文
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 未定三年七月丙辰

朕曰虛薄，才非弘濟。竊守蕃維，常懼盈滿。豈圖倉昊不弔，國步艱

難。皇嗣元良，藐在滑滑。二臣奉迎，川塗靡從。六傳還朝，淹留未日。

令國嗣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規，下逼羣公之庭誨。遂曰

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化，彌增號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

號爲皇太后御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晏皇嗣歸來輒當解
紱于箕山之陽歸老于琅邪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圖若問與夷

無媿園寢

魏文類
卷十五

封皇子叔陵爲始興王詔

太建元年正月甲午

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
典朕昔因蕃次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燠天嘉紹祚別命皇
枝歸自崑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囑垣寢而懷悲風樹鳴條
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乖德獲罪慈訓永言主奠宜自朕躬但國
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哽懣可已
第二皇子叔陵爲始興王

魏文類原
五十一

冊陳公九錫文

大哉乾元資日月曰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曰載物故惟天爲大
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曰文武之佐磻溪縉其玉

璜堯舜之臣，滎河鏤其金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靈陽九之危厄。援橫流于碣石，撲燎火于崑岑，驅馭于韋鼓，跨踞于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不弔，鍾亂于我國家，漏網吞舟，強胡內興，茫茫宇宙，慄慄黎元，方趾圓顛，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迪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于滇池之南，揚旌于桂嶺之北，懸三光于已墜，謚四海于羣飛，屠獫狁于中原，斬鯨鯢于蒙汜，功滿上國，光啟中興，此則公之大造于我皇家者也。旣而天未悔禍，夷醜荐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閒，推納藩枝，盜假神器，冢司昏撻，旁引寇讎，旣見貶于桐宮，方謀危于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資流，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已還，膺寶祿，重履宸居，搃建武之風猷，彰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于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

川五嶺莫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靈謐、孫盧肇、豐越陌爲羣、番部
陸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祆壘洞開、白羽纒撝、凶徒粉潰、非其
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政不修、李賁狂迷、竊
我交愛、敢稱大號、驕聲甚于尉他、據有連州、雄豪熾于梁頌、公英
馨雅算、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徹、備履艱難、蘇歷
嘉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遂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
國、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聞、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侯、歸賧
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清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
膽、提劔折心、氣涌清霄、神飛紫路、而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
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勦定、執沛令而聲鼓、平新野而據
鞍、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多艱、方隅多難、勦門桀黠、作亂衡山、兵切
池隍、眾兼夷獠、公已國盜邊境、知無不爲、卹是同盟、誅其醜類、莫
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

嶺嶠夢想京畿。綠道西家。遞爲榛梗。路養渠率。全墜大都。蓄聚逋
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窺。萬弩各張。高墉之所非敵。
公龍驤虎步。嘯吒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強陣。清妖氛于灑石。滅滌
氣于零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慝。屯據大舉。乞活類馬騰之軍。
流民多杜弢之眾。推鋒轉鬪。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惟勅虜。公坐
揮三略。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駢力。雷轟電擊。谷靜山空。列郡
無犬吠之驚。菽祠罷狐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居淪
波。兵乏兼儲。士有飢色。公迴麾彭蠡。積穀巴丘。億庾之誅。斯壘壺
漿之毗。是眾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舳艫相望。如運敖倉之府。
岸築貝冑。顧蔑雷霆。高檻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銳。百戰無
前。承此軍糧。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圖邁俗。義旅如雲。
溢壘猜攜。用淹戎略。公志唯同獎。師克在和。鶴塞非虞。鴻門是會。
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

舟師竝路遠近明心此又公之功也姑熟襟要峭函所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肩輪公五校裁攝三雄竝奮右角沙潰左廣土崩木甲殪于中原瓊裘赴于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鄂坂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眾俱集帝京逆豎凶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險固疏龍首曰抗殿翦華岳曰爲城維虜憑焉強兵自若公迴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修物重覩于衣冠民還瞻于禮樂楚人滿道爭歸于葉公漢老銜恩俱歡于司隸此又公之功也天子內難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沮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逐于淮南胡笳動于徐北公舟師步甲巨野橫江殲厥羣叛遂殫封稀莫不結木而止戎車靡遺遇濫而旋歸駿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禍難幼勞皇室而孫甯之黨翻啟狄人伊洛之閒咸爲虜成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闈戎塵夜喧鉦鼓公三籌旣畫八陣

斯張裁舉靈鉦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高墉異李廣之皆誅同
靡元之盡赦此又公之功也任約叛換梟聲不悛戎羯貪婪狠心
無改穹廬覆幕抵北闕而爲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
右落箕張翼舒埽是機槍驅其羆狖長狄之種埋于國門推轂之
酋烹于軍市投秦坑而盡沸噎泄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
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公夙駕兼道秉羽杖戎玉斧
將揮金鉦且戒祇寇震懼遽請灰釘焚檣曰表其含弘焚書曰安
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賊兪凶橫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
自古蟲言鳥迹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頰世
寓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切卓爾
英猷承規奉算戮此大慙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亂離未久羣
盜孔多浙右凶渠連兵構逆豈止千兵五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
曰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寇途窮灌然冰泮刑唐之所文命勳其

天威雷門之間，勾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迹，異代同風。此又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凶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兵匯澤，勢震京師。威迫蠻夷，已爲東帝。公論兵于朝堂之上，決勝于樽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朝翦撲，無待旬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祓寇，依憑山澤，繕甲完聚，多歷歲時。結從連橫，爰泊交廣。呂嘉既獲，吳淠已縱，命我還師，征其不恪。連營盡拔，僞黨斯擒。曜聖武于匡山，迴神旗于蠡泖。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九野，瓜割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曷，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猷斯遠。至于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泊丈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拜手，請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盜秦宮之可視，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縵纓，咸爲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徵子麥穉之歌，周大夫黍離之詠。較于斯日，未足爲悲矣。公求衣昧旦，具食高春。

與構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復聞太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加之曰明德成性合道盛德符天用百姓曰爲心隨萬機曰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于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曰爲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爲寶風雨弗霽仁惠爲基牛羊勿踐功成治定樂奏咸雲安上御民禮兼文質物色巨圓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猗頓之旅是曰天無蘊寶地有呈祥滂露卿雲朝暈晚映山車澤馬服馭金闕旣昇煥于圖書方蒞蕤于史牒高勳踰于象緯積德冠于嵩華固無德而稱者矣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藩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履遐曠泱泱東海祥土維齊巖巖泰山俾侯于魯抑又勤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沉復經營宇宙蓋唯斷釐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險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已

垂拱當宁，載懷慙悸者也。今授公相國，呂陳雷等十郡封公爲陳公，錫茲青土，苴曰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土，皆且奭分陔，俱爲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秩踰三釐，任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由事革。其呂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呂公禮爲楨幹，律等銜策，四維皆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各一，立牡二駟。呂公賤竇宗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呂公調理陰陽，變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和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呂公宣導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緹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呂居，呂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

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陛。曰登。曰公。巖然廊廟。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曰公軌茲明罰。期在刑厝。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曰公英猷遠量。跨厲嵩嶽。混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曰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露秋霜。允供粢盛。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曰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興洪業。曰光我高祖之休命。陳書武帝紀上南史九文苑英華四

百四十七

禪位陳王策

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庭之代。竝結繩寫鳥。杳冥恍忽。故靡得而詳焉。自羲農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爲而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裁過許由。便能捨帝。曾逢善卷。卽已讓王。故知立扈璇璣。

非關尊貴金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洛東沈刻璧精華既竭
耄勤已倦則抗首而笑唯賢是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遺風餘烈
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爲故實宋齊授受又弘斯義我高祖應期
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及時屬陽九封豕荐食西都
失馭夷狄交侵乃皇天成輕弄龜鼎懔懔黔首若崩厥角微微皇
極將甚綴旒惟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竝運四時合序天錫
智勇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武步爰初投袂日邁勤王電掃番
禺雲撤彭蠡揃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贊茲冠屨旣行伊
霍用保冲人震澤稽陰竝懷叛逆獯羯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
二邦自殄薄伐玁狁六戎盡殪嶺南叛渙湘郢結連賊帥旣擒宗
渠傳首用能百揆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屆上達穹昊
下漏深泉蛟魚竝見謳歌攸屬況乎長彗橫天已徵布新之兆璧
日斯旣實表更姓之符是曰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惟尊主黃龍

負舟楫矢素蠶梯山已至白環玉玦募德而臻若夫安國字萌本
因萬物之志時乘御宇良會樂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
昔木德既季而傳祚于我有梁天之厯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庶
詢羣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于爾躬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已副溥天之望禋祀上
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歟

陳書武帝紀
上南史九

禪位陳王璽書

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動靜元吉朕
雖蒙寡庶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乖亂離云起
是已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
謀是與屈已從萬物之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歌所往
則掖袂已膺之菁華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于天道舉
其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循斯風靡替

我大梁所已考庸太室、接禮貳宮、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恆、泰山岳傾、假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鉤爪鋸牙之獸、咀齧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干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已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丞移年序、周成漢惠、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胎顛覆、若使時無聖哲、世靡艱難、猶當高蹈于滄洲、自求于泰伯者矣、惟王應期誕秀、開籙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庸已其被物、乾行同其燾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于復禹之功、樹鞠子于興周之業、滅陸渾于伊洛、殲驍戎于鎬京、大小二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勅寇、遽行天討、無遺神策、于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鼓之已雷霆、澗之已風雨、仁霑葭葦、信及豚魚、殷墟斯空、夏臺虛設、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頌平、無偏無黨、固已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瞻映川陸、榮光曖曖、已冒祁塵、甘露瀼瀼

懷。垂流庭苑。車轍馬跡。誰不率從。蟠水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
非唯赤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賢聖之表。既
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無紀。孟陬殄滅。枉矢宵飛。
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泉。草運之兆。咸徵。惟
新之符。竝集。朕所曰欽。若勤華屢。回星官。昔者木運斯盡。予高祖
受焉。今麻去炎精。神歸樞紐。敬曰火德。傳于爾陳。遠鑒前王。近謀
羣辟。明靈有悅。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
平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
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時陟元后。監育兆民。光闡洪猷。曰承吳天之
休命。

陳書武帝紀上案今本有陳武帝下州郡
璽書見陳書未定是徐陵作宜編入武帝文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賑傳事益興岡王毓藻校刊

全陳文卷六終

全陳文卷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陵

勸進梁元帝表

臣陵言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魯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于革歸至治表于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梁書作聞前古至如

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于軒轅非

才子于顛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

等于勳華鳴謙梁書作明謙同于旦爽握襄秉鉞並文類聚作握圖執鉞將在御

天玉勝並文類聚作玉勝珠衡先彰並文類聚作彰元后神祇所合梁書作命非

惟太室之祥圖謀梁書作圖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

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已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

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

續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爲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剽口宗蕩墜銅

頭鐵額興暴皇年。

已上二十五字梁書作無妄興暴皇祚凌微

封豨脩蛇行災中國靈

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梁書作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寃將報

天賜黃鳥之旌國害宜誅神奉立狐之錄梁書作錄剋李愬于河津征

陶謙于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于

日月孝義感于冰霜如雷如霆非貔非虎梁書作如前驅效命元

惡斯穢旣挂膽于西州方然臍于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

千段

梁書作刺

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狼豺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

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梁書作廟愔愔方承多福自氛梁書作氣氲渾沌之

之世驅連粟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迹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

風堯誓湯征咸用于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峭嶮雷震南陽初平

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莫

如當今之盛者也。于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梁書

作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黃英同辰無勞銀翦重已東漸玄兔

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銜梁書作盛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梁書作質鴻

臚荒服來賓遐邇同慶梁書作福其文昭武穆附尊也如彼天平地成

功業也如此人應勞求掌故梁書作固詢詔梁書作諮詢天官斟酌繁昌經

營高邑宗王啟霸非勞武德梁書作陽武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

邸揚龍梁書作鑾旂已饗帝御鳳辰已承天厩數在躬疇咨梁書藝文類聚作與

爲讓去七月二十四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

爲而不梁書作弗宰或云洛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聰恩

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恆宅登封岱嶽且署梁書作增

置明堂巡狩荊州梁書作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

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械樸之愆期

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

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梁書作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示

石戶之農高謝爲君

梁書作君臨

徒弘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

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卿負俗尚復

招三方已事趙請六國已尊秦況臣等預

梁書作預

奉皇華親承朝命

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世

梁書作勢汗

隆瞻望鄉闕

梁書作闕

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等

梁書作忝一介

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開內殿專絕耿弇之因

梁書作恩

封奏邊城

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曰聞臣陵云云

文苑英華六百又梁

書元帝紀有剛節又略見藝文類聚十四

讓散騎常侍表

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滿通賢之高槩昔墨子諸生

褻裳求楚魯連隱士高論卻秦況乎謬蒙知己益無感激洪私過

誤眞已通班司憲文昌遂詣常伯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玄黃

鈞天竝奏靜聽能聞鐘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冥眾因緣難可

匡救陛下嗣臨寶祿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樞機燕巖裝玉儻
不精真齊客吹竽諒宜澄旒南郊奉乘當求部黜之才西省文辭
應用羅合之學

讀文類聚
四十八

讓五兵尚書表

臣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言士衡高才當稱文不逮意臣比衰
痾自積思緒茫然頻託朋遊爲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盡愚懷
孫惠詞人頗加煩飾所曰高天緬邈弗降昭回瞻拜絲綸更增憂
憊臣雖不敏羽冠登朝伊昔承華豫遊多士晚逢輿運爰濫寵私
爾時四郊多壘七雄分爭國家制度日不暇給趙宮論受命之宜
隨邑奏升壇之禮而參聞祕計弗解單于之兵飛箭馳書未動聊
城之將不期枝乘老叟忽降時恩馮唐暮年見申明主擢宰京邑
朝坐棘林遂致洛陽無雨非比長安多盜其宜屏鉅用賓嚴科猶
處名僚久爲叨竊但著書天祿雖如劉向期望登朝轉同王隱于

其朽劣尚不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

裁文類聚四十八

讓右僕射初表

加呂言尋監好仍屬亂罹干零盜其牛馬烏孫竊其印綬子卿茹雪叔向爲國雖獲東歸備離此厄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甯戚自歸悲逢克換臣隨望聖運實在權輿時參決勝之籌頗奏發兵之讖嘗塗錫舍非無董昭之誠典午禪文不降張華之寶

裁文類聚四十八

案陳書姚察傳吏部尚書徐陵領著作引爲史佐及陵讓官致仕等表請察製馬陵見歎曰吾弗逮也據知讓右僕射左僕射二表是姚察作然唐人所見陵集有此二表今姑從之

讓左僕射初表

臣聞七十之歲揚雄擬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強壯固無耆老臣勵則曹華軒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朝野具瞻臣弘正國老儒宗情尚虛簡玄風勝業獨王當年臣種器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竝克壯其猷皆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

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

能官

執文類聚四十八初學
記十二陳書張鍾傳

爲始與王讓瓊邪二郡太守表

甫離懷袖裁脫綺紈適賀隆私使府珪組執玉不起握衣未勝白
甘泉通水細柳屯兵秀帶戎臣頗同疆場言瞻漢草迺曰中州遙
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

蕭彰之勇

執文類
聚五十一

爲王儀同致仕表

尺波歸海恆歎不居燭火爲薪猶悲假纒況復星迴日薄通人有
乞老之言鍾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誠五陵鼎族家傳軒冕四姓
鄉侯榮由恩澤雖虛名靡實世官非才年力方強雖不能辭退今
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盃豫參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
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載遊巨庭廣德之車方懸私館

執文類
聚十八

決斷大行俠御服議

梓宮祔山陵靈筵附宗廟有此分判便驗吉凶案山陵鹵簿吉部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纓經邪斷可知矣若言公卿胥吏並服纓苴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人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社經而奉華蓋纓衣而升玉輅邪同博士議陳蕃對師知傳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流文何議宜吉服劉師知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議宜服纓經時曰二議不同乃啟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重荅八座曰下請斷俠御服議

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傅玄見尤于晉代王商取陷于漢朝謹自參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朝賢更申揚確陳蕃對師知傳徐陵決斷大行俠御服同博士議時八座曰下並請從師知議陵重荅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啟

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季下君子斯慎兒報不能謹絮敢觸

嚴網右趾鐵繫事允法科左校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

謝古賢折筭之杖有愧前達

魏文類聚
五十四

謝敕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啟

竊曰甘泉之殿舊禮義農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
無聞西漢盛儀復觀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
絳羅爲薦既延王母紫蓋爲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眾星臣
已餘年豫開清祀如陪瑤席遂飲瓊漿

魏文類聚
七十一

謝敕賚燭盤賞荅齊國移文啟

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
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歸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之賦
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然更慙良吏霄光可學乃會耆年臣
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魏文類
聚八十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啟

臣聞開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郿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何則。皇
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況臣戢翼。要荒。亟離寒暑。
進慙趙勝。能定楚從。退匪齊文。馳免秦厄。固曰內切皇心。外貽家
恥。甘輸重餌。降禮單于。邈城十五。如諸和璧。市鄉三十。聊同寶劍。
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膽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
曹彰。克烏丸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勳庸。偏其反而。豈可勝愧。魏文
八
四十

謝賚鷹啟

臣昨既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賦。預割鮮
禽。已同監浦。頻蒙大獵。更異梁王。詰旦歸來。猶爲飽餒。虞衡所獻。
復降命恩。賜細君已爲歡。非屠門而大嚼。魏文類聚
九十五

謝賚蛤啟

鴻化口口雀入猶新。纔變秋程已聞冬獻。魏文類聚
九十七

謝東宮賚蛤蜊啟

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言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湖之

下。藝文類聚

九十七

謝敕賚烏賊啟

變遂庸臣，伏增銘棟。藝文類聚

九十七

與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書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于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于疏

勒。况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

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顛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所

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鼈命虜

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柱，地缺東

門。盛旱拆三州，長波含五岳。我大梁膺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

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恆理也。至若荊州刺史湘東

王幾神之本元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于
總章九州之音登于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華無
曰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蓋非祀夏之君龔定京師卽是
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虢莽月爲都堯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
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慎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
旨云何所不投身斯所未喻一也又聞晉熙等郡皆入賈朝去我
尋陽經塗何幾至于錯錯曉暹的的宵烽隔激浦而相聞臨高臺
而可望泉流寶蓋遙憶益城烽號香爐依然廬岳日者鄧陽嗣王
範治兵匯派屯成綸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曰躡屐彼有
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不謂邵陵王綸通和此國郢中上
客雲聚魏都鄴下公卿風馳江浦豈虛龍之運于彼新開銅駝之
街于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于五丁我路爲難如登于九折地
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遷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又晉熙廬

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安自斯呂北
桴鼓不鳴鄰愷所通自此呂南王靈未歿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
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
私買玉環笑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
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
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鑿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曰買盜
明矣骨月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也又
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
宿非榮聚裝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驅騾
緣道亭郵唯希饒粟若曰留之無煩于執事遣之有費于官司或
曰頭浦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
又若呂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
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家樛蚩九千鸞割王莽安所謂悅

眉頓膝歸奉寇讎佩弭腰鞬爲其阜隸又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兇人狙詐遂駭狠心頗擬宋萬之誅爾懼苟營之請所已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鍾讎憾正當殄筋醢骨抽舌撰肝干彼兇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居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沈城闕丘墟叢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皆霑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呂何義爭免寇讎我有何勳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于陸公叔向若流深知于醜蔑吾雖不破常慕前修不圖明庶爲懷翻其已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兇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也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又假使吾徒還爲兇黨侯景生于趙代家自幽恆在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景已遁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泉家畱河朔鄉井鄉邑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

皆若雲霄，英俊許謨，盜非帷幄，或作驚弓，已定策，或疾藜而奏昔朝
廷之士，猶雖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于禮樂沿革，刑政寬猛，
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播其牙齒，
爲開謀者哉，若謂復命西帆，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
曰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有濟，河橋馬度，曾非宋典之奸，關路
雞鳴，皆是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嫉，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
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韓山之怒，則凡諸元帥，竝釋
縲囚，爰及偏裨，同加恩禮，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褒老蒙歸，虞
歌引路，吾等張旌，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
公恩旣備，賓敬無違，今者何賢，翻無貶責，若曰此爲言，斯所未喻
六也，若曰妖氛水久，喪亂悠然，哀悼奔波，存共形魄，固曰銘茲厚
德，載此洪恩，譬勸解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
于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于鍾鼓，況吾等營魄已謝，餘息空留，悲

獸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年、若曰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火、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亭屯治亂、豈有意于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俄又杖鄉、計彼後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友、吾知其訣、正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曰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說、書圍文林、凡曰洪荒、終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內、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拔賊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譽、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于兩館、繫樂子于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盜比當今之高列也、至于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自永盟于楚、幾躬奔壁于秦、庭輸寶鼎、自託齊王、憑安車而誘梁客、其膏唇敗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

無聞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曰：斌媚曹，屈詐曰：羈縻。旌軫歲到于勾吳，冠蓋年馳于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情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酒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曰：詔物敦敬，養曰治民，預有邦家，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罹，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身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慰。嘗曰：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驟駕前王，郎吏明經，鷓鴣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郊，皆遵耆耄。吾曰：珪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祚，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翻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對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曰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

草限高卑，皆被驅掠。自東南醜虜抄敗，仇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沉吾生離死別，多歷隘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壤，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貔，聞詩開禮，而中朝大義，曾未經論。清禁嘉謨，安能相及。謬謬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爭臣哉。歲月如流，人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下泣，夕萬緒已迴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峯，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未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齟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歎。干祈已屢，哽慟良深。徐陵叩頭再拜。

文苑英華六百九十一
又陳書徐陵傳

在北齊與宗室書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興王啟霸無勞
委劍之鋒開國承家賞饗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葉霞振雲從耆
舊通人茂才多士或曰天下之貴負后自沈王命之尊拂衣高蹈
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
居燕瓜歿雖遙芳枝無遠昔有王如王莽無關控鶴之宗劉曜劉
淵彌非偃龍之族又有朱家別錄郝子之苗何氏殊源韓侯之胤
三烏五鹿時事無恆東郭西門遷訛非一吾宗雖廣未有駢枝咸
自駒王同分才子正呂金衡委御玉斗宵亡胡賊憑陵中原傾覆
我則供犧牲于東國載主祐于南都二百餘年家于揚越此則盧
誕不去裴窻仍畱高官燕秦遲迴鄉壤山河有隔敘觀無緣望冀
馬而增勞瞻賓鴻而永歎昔竇公累世光武稱其外家許都遙遠
靈王思其舊宅其言雖大可曰喻小況在宗親窻無停眷比月廡

等龍星移殷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與居多福。萬石之君寒暑清豫。其外族忠孝比屋連蔭。信義勇于干戈。詩書甘于酒醴。或有漁獵三史。紛綸五經。都講開爨。詩生負帙。邦君佇德。靈無掛榻之思。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嘯。寄目共治。東海行歌。資其主_{疑作}。梁竦不好。徒爲大言。鄧禹平生。唯望如此。若栖遲偃仰。因事_匡中。桃李三名。栗園千樹。執竿而釣。徵聘不來。負耒而耕。公侯靡屈。何其高也。蓋復休哉。如脫推延。或遲竝問。吾階緣人乏。叨筮皇華。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旣而揚都蕩覆。方離兪狄之災。越界風塵。復蹈輜軒之禮。屏居空館。多歷歲時。豈犯靈祇。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冤胸臆。不自堪居。無心柰何。無狀柰何。自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患彌留。半體枯廢。折臂爲公。雖非羊祜。跛足而使。無慙郤克。固已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匍匐苦廬。纒有魂氣。夫迷山之客。遲遙響于巖崖。窮海之賓。望孤煙于洲嶼。况

乃宗均魯衛地匪燕吳車騎相望舟艫朝夕三條不遠五達非難
信乃闕然遂不蒙問昔桃花之峽長避秦嬴芝草之山遙然滄海
猶復漁船可入何況平途不兼旬月勞懷旣積帆命行人弦望之
閒遲枉歸翰儻二三兄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問劉楨之
疾陽春改節竝念將宜扶力爲書多不詮次陵白

文苑英華六
百八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高士毓藻校刊

全陳文卷七終

全陳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陵

與王僧辯書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頌首。昔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至于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戮厥凶渠。無虧皇極。若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已建國。御鳳邸已承家。二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折。妖寇橫行者也。自古銅頭鐵額。興暴皇年。構杌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吞噬關河。綠林青嶺之羣。黑山白馬之眾。校彼兵荒。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禍亂。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栖栖。何其扶轂。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啄之臣。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

苞金鉉神表玉璜儷袞欽才平階佇德固已畱連管樂惆悵風雲
濡足維時投竿斯在去歲兇徒不馴言次巴丘鼓聲聞一柱之臺
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戎羯咸奔鯨鯢俱翦
樓舫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皆輸長樂于是乎夏首西浮雲行
雷邁彭波東匯谷靜山空扼鵠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埽天關漸
臺僞帥仍傳首于帝京鄒塢元兇咸剝腸于軍市青羌赤狄同昇
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貫長沙神主咸安勳踰
高密重呂秦宮旣獲魯殿猶存蘭綠草于應門開青槐于武庫長
安五陵之旅鄂杜六遷之民緜負而歸都塹斯滿鸞脂藏脯遊騎
擊鍾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家分禾
黍豈曰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起龍文書因鳥跡劬
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闢關已來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
八百諸侯專心同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機

道木閣田單之奉霸齊，縮靈將兵，周勃之扶強漢，壤蟲之比黃鵠，
轍鮒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緣多幸，叨造皇華，鄉國屯危，公
私雉迫，邳彤之切，長亂心胷，徐庶之祈，終無引允，旣而屏居空館，
多歷歲時，釁犯幽祇，躬當勦滅，何圖釁咎，災極蒼旻，號慕煩冤，肝
腸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翻若天涯，杖柏栽松，悠然
長絕，明明日月，號叫無聞，茫茫宇宙，容身何所，窮劇奈何，自忝膺
嘉聘，仍屬亂離，上下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恆懷廢寢之
憂，當輓與親，猶有危途之懼，況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與居動止，
長隔山河，朝夕餽餽，誰經心眼，程粦不繼，原粟何資，瞻望風雲，朝
夕嗚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死，同冰魚之
不絕，似螿蟲之猶蘇，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毫興殷，
修好徵兵，彌雷星瑄，韓宣范武，方駕連鑣，蘇秦張儀，朱輪華轂，而
孤子三危是擯，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杖歸旂而永慟，王稽反

命既無託乘之恩椒舉相逢誰爲班荆之位昔人違齊處魯時降
徵求亡晉奔秦猶蒙招請問管寧于遼左追王朗于浙東竝物譽
時賢卿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儔邪非餘生之
敢望也但預在輜軒誠爲過誤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
盟漳水差有黃門啟封非無青紙詔書郡將州司郊迎負弩鄉亭
里候飾館陳兵豈是復介而奔齊寧當竊妻而逃晉已焉哉羌難
得而言之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埋魂者何極孤子何
所歎焉但頓伏苦廬徒延光晷夫已喟噓鶯雀蹢躅鳴號含識懷
靈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尚悲歌蘇使幽囚無馳哽咽公履
忠弘孝冠冕搢紳化感煙雲量標海岳行廉仲月王政無塞分穀
高年仁風斯遠固已衣纓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憔悴彌布洪澤雖
復孤骸不返方爲漠北之塵營魄知歸終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

頓首

文苑英華六
百七十七

與王吳郡僧智書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況復王家沈默。謝氏混立。名貴公門。譽華卿子。而秦峯阻負。浙水悠長。謔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華已成。白露方溥。體中何如。口願康勝。邵仲華服袞之年。荀令則擁麾之日。徒云早達。未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薦臻邑閉。皆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榻零落不存。太傅齊室。荒茫無處。自神麾所屆。繼負斯歸。新屋方華。故田斯墾。府吏閑坐。長使誦經。督郵無事。唯慮吹笛。東苞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泊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政差邊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覲冒。苟邠光陰。風疾彌留。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庭。博望侯極迹于黃河。移中監流滯于滄海。自斯已後。唯有庸賤。本應埋魂。趙魏折骨幽并。豈意餘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毫涓。老師周旌。資江園采。拾衡巷。遂曰哀駘。不棄寶蓋。

無遺還顧庸虛未應借此竊承君侯過被日光輝屢有吹噓之言
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墀點污清朝豈不荒愧雖
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嵩高維岳極天爲重未可已方斯盛典譬
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政曰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
之遊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東南思假飛
山之便窮誠已結荒係逾深方事祈寒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
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

文苑英華六
百八十七

爲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偕辨書

淵明頓首頓首昔自天狼炳曜非無戰陣之風參虎揚芒便有干
戈之務至于夏鍾夷羿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篋彰千史籍
可得而聞未有國家殲危遂若當今者也我大梁膺龍圖而受命
御鳳邸曰承天軒頊比于諸王湯武方于兒戲三光有乂四海無
波靈貺咸臻表裏禔福非日非月蒼生仰其照臨如雲如雨天下

蒙其恩蔭而屯享有數剝極爲災梟獍豺狼肆逞兇逆後主誕資
上聖光啟中興大翦仇讎方平宗社雖復瀟湘舉斧庸蜀彎弓凡
厥兇徒誰不殲撲豈圖天末悔禍喪亂薦臻羌虜無厭乘此多難
虔劉我南國蕩覆我西京奉問驚號肝膽崩潰雖復金行版蕩火
政淪亡綠林青嶺之羣黑山白馬之卒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
春秋誰云禍亂昔隆周從播皆憑晉鄭之功強漢阡危終假虛牟
之力今者武皇之子無復一人孰是孤孫還同三叛等子額而爲
暴同劉芳而入關乞命諸戎勢何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皇
運之初彌承天德何則據鞍輟哭雖紹霸圖獨居掩涕終討家怨
孤二三昆季方可戴天披此恩慈如何酬答所曰徐彭之役不委
輕軀哀荷之誠久聞朝聽況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宗社無依何
所逃責因曰提戈負劍臥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恥大齊觀書
有洛輯瑞榮河功格蒼昊德滿天地慈孝之道通于百靈仁信之

風覃千萬國。是日日月所照。舟車所通。候海水曰來賓。瞻蒼雲曰奉貢。昔自軒農炎昊。曾無宣國之規。虞夏商周。非有伐戎之略。豈知華夷仰德。遠近同心。穀價無堯湯之憂。糧儲同水火之賤。精兵利器。勢勇雷霆。天馬龍媒。量比山谷。斯固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至于親鄰之道。夙契逾深。無改曩懷。尊感彌篤。已爲興亡繼絕。事師前經。推擇庸虛。命守宗虛。方欲仰憑神武。清我寇讎。旨喻難違。諸懷更慙。明公誕膺時運。光贊本朝。勒瑞姜黃。書名何胤。故曰通期管樂。宜契風雲。戮不世之渠兇。殲滔天之巨寇。重目三湘。放命七國。連從征旅。東西必翦妖逆。雖復棧道木闕。田單之奉。舊齊縮脛。將兵周勃之扶隆漢。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光武功臣。皆懸星象。非龜非虎之封。同心同德之勞。校彼功庸。曾何髣髴。但與在與。亡期于體國。喪君有君。寧容無主。夙承所立。猶則孱蒙。天步方難。寧可弘濟。自淹留大國。志荷恩私。朝夕宮闈。預奉顏色。黃河白日。亟寶

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旨但善相小國終資大賢定我邦家繫公
是賴淮流不竭豈獨琅邪望能喻此衷懷思之無忽近陸居士有
啟陳其禍亂朝旨卽命河東王岳等勒率熊羆便相抵赴道阻且
長雖無之及所聞西浮夏首便當險隘之衝南捍巴陵方拒窺窬
之寇上黨王皇齊寵弟是號宗英親御戎軒遠于將送裴侍中英
起淮南貴族兼事戎行躍冀馬者千羣披燕犀者萬隊來自河陽
曾不旬日持節徐武潼三州諸軍事散騎常侍明遠將軍東徐州
刺史始興縣開國侯湛海珍等並前朝舊將夙著勳庸推轂海邊
屬是喪亂雖復拔身有遒志雪朝怨咸預戎行共指鄉國江淮舊
隸悉已招攜方稟英謨共翦讎難去月將晦便屆壽春已具舟師
將臨江浦使人入境行陳所懷揆日覘光遲枉還牘當使宗祔有
主余同小白之勳家國無虞公保阿衡之貴何其美也豈不休哉
一言念此私但日號嘯蕭淵明頌首

文苑英華六
百七十七

爲梁貞陽侯蒼王太尉書

姜肅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祏。至于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旣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沿沂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居止，殊副所期。便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蒼對驕凶，殊駭聞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敘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卽自披猖。驚悼之情，彌日傷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于咸陽，誅叛子于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規向隴，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于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

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曰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冲奉表齊郤卽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敘言汜水之陽預有號懼

梁書王僧辯傳

又爲梁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姜常侍曷至復枉去月三十日告具公所懷良曰慨息孤雖庸薄不及通賢猶曰生民靈無心識自皇家禍亂亟積寒暄九州萬國之人蟠木流沙之地莫不行號臥泣想望休平何況于孤預在宗室家荷報雪之恩身蒙鞠養之愛者先皇之慈也蒸嘗不絕于私廟子弟得嗣于南藩者後主之惠也朱方之地建業之都誰家丘陵誰家宮廟豈有爲人臣子荷此恩靈親執干戈自殉家國公之忠孝信感人神公之盟誓事同懸象雖復宗盟不造骨肉爲讎安可相期盡如蕭譽邠古者天子六軍是爲萬乘今日凶荒致闕斯

禮偏裨將校尚握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稱展座行曰
乘輿遂無五尺之童高謝千人之長于公明允意復云何國家彫
荒既乏屯衛皇齊與陸幸惠優殊何乃自起趨起苟違鄰德克勘
禍亂欲立功名咸自軍師豈在芻隸湛海珍等前朝舊將差匪齊
人分給贏兵卽是梁甲非云背信豈曰渝盟朝野羣雄何所攜貳
且公天資命世再造皇家梁代之桓文蕭宗之伊管誰其遠近不
稟英謨如有姦苗正速齊斧尚何憂于共工何畏于有苗哉所覽
來書既爲疑難上黨王恭承朝旨不敢相同方篤鄰和不容全異
如須減損更遲行人張廷尉種等所具此無多及蕭淵明頓首

苑華六百
七十七

梁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

淵明頓首頓首席威卿等還枉此月十四日告披覽未周

一作良

深慨息昔長平建

一作先

策猶聞蝕鼻之徵疏勒效忠時

一作實

致飛

泉之感豈在余涼德書不盡言遂使吾賢猶迷所執一作猶迷前出斯故

銜哀淹淚仍復披陳者也孤曰庸薄盛有霸圖侯服于周常懼盈

滿豈望身居黃屋手御青綸揖讓而對一作叶三靈端委而朝百辟

詢諸圉牧莫不皆知援誓神明固自無爽但大齊仁信之道闕于

至誠睦鄰之懷由于孝德遂蒙殊獎歸一作還嗣本朝拜首陳辭敦

誘彌廣一作厲既而仇讎未殄方一作乃憑大國之威宗廟一作社陸危

尤一作終仰親仁之德佹俛恩寄號覲惟一作職深而敕諭分明信誓

殊重乃云邦家有乂社稷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

屢奉然諾至于夏藩衝要控遏上流且命強兵爲我此一作臨據若

一作如其自有精甲能捍醜徒竝用還梁皆如前旨一作昔孤頻一作昔經

忝竊屢守淮淝門生故吏遍于江右凡諸部曲竝使招攜投赴戎

行前後雲集霜戈雪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一作靈臺

之仗文物日紀之聲名日發之斯實不世之隆恩一作靈壹一作壹曰循常

之恆禮明公固天所授弘濟本朝曲阜同功營丘等一作烈若夫

伊尹庖廚賤宰霍光階闈小臣諸葛亮無應變之才管夷吾非王

者之相論其世業較彼勤勩一作勞書契已來罕有明德且程嬰之

義自古爲難苟息之忠良已喜慰一作甚但先一作前朝秉玉鏡之

符御金輪之寶菩薩之化行于十方仁壽之功一作沾于萬國兇

人族景遂殄邦家何況于今亦有吳會江東如掌差匪虛言淮陽

一作甫在面方此非局不稼不穡多歷歲時大東小東全無機杼關

中醜虜寧非冒頓之鋒齊國強兵便一作是軒轅之陣西一作南

當扼喉之勢東一作北承撫背之機首尾交一作侵華夷俱一作作

而冲人數歲復一作子方賒德未感于黎蒸一作人神威不加于將

帥斯等一作怏怏非少主一有臣安有碌碌因人成事公之才具

雖復明允一作光明勢何如于天監時何若一作于大同棄與國之隆

恩當滔天之猛寇匡救之德翻未有從忠許之謀誰其一作相曉

臥薪待火方此弗危繫草從風傳之非切一作若能思其上策審

此英圖一作見引幹獵之車還向長安之邸一則二則惟在大賢

外相內相終當相屈正當攜諸舊隸率一作我賓遊朝服簪

纒直拜園寢梁人望國俱登赤馬之舟一作齊師臨江仍轉蒼鷹

之旆分袖南浦揚鞭北風民不疲勞軍無怨讟如其執事尙秉前

言將恐戎麾便濟江表何則西浮夏首一作已據咽喉東進彭

滄波次指一作披其心腹廣陵京口烽煙相望魯柝聞邾方之一作尚

遠胡桑對蕪比此一作匹爲遙水陸爭一作俱前龍虎交至則揚都蕩

薄一作定功自齊師江左臣民非關梁國一作豈不追一作慙後主

崇寄之恩還負齊朝親鄰之意東門黃犬固曰長悲南陽一作白

衣何可復得立茲幼弱非曰大勳一作天助滅我宗祏一作何所逃疊

黃一作今復遣前吉州刺史馬嵩仁至彼十字一作更其往懷想不遠

而復無貽抵一作悔也若英謨有在方輿祀一作夏之功明監如

邈便等過殷之歎存亡社稷一在于公一作臨紙崩號不復多及

蕭淵明頓首頓首

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七又見六百八十二今注後篇異同爲一作

又爲貞陽侯荅王太尉書

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呂表誠質具悉愛國之懷
復已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
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
體之賢嗣守皇家豈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已其蒙孽難
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
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
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
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曼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
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迴
旒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

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
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

梁書王僧辯傳

又爲貞陽侯斷荅王太尉書

周尚書弘正張延尉種姜常侍品等至枉此月二十六日告并遣
賢弟子世珍賢子暵等具忠款之至公養孤之恩愛甚卻侯少子
之懷情深張禹豈非憂勞社稷用忍肌膚天下含靈誰無悲愧余
遭家不造敬累吳賢言念忠誠益已號咽但皇齊大德過見憂矜
微借輕兵已垂將送意謂江東凋弊累積寒暄供膳資儲理當多
闕輒白上黨王止請三千人二百疋而已凱罷人殊尚有疑難將
恐諸士未喻雅懷今復命周尚書及姜尚侍還彼具陳一二夫已
受爲寇非有晉邦不送爲讖終無楚國五千步卒既謝李陵三千
羸兵亦等無忌公之明義理不爲嫌行人失辭尚停然諾臨江總
轡企望音郵唯遲來書此不多具蕭某白

文苑英華六
百六十七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同主毓深校刊

全陳文卷八終